

甲寅夏日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下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目錄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寒證

治法第二

伐毛

取嚏

刮法

焮法

刺法

搗洗

治熱證

熨灸

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醫案第三

南鍼

夢影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三

醫案篇

海昌重士雄夢隱纂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閒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乾薑

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

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洞溪云暑證忌薑雖與芩連同用亦有大

害況與附子同行禍更烈矣

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

服之洞溪云此是寒霍亂之方百

醫至謂有食積以巴豆藥三

五丸下之亦不動至明而死

縱有食積何必下以巴豆

遂平李仲安攜一僕

一佃客至鄆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

與佃客往臨潁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

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閒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白。四肢厥冷。此正風溼暈三者俱合之證也。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更挾其壻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徐服始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剉入新汲水中而合法也劑以解風暑而清溼熱。略無助火之弊。可爲用藥之法。調養三日平復先清外感而後調治病之法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

六七月淋雨晝夜飲檐溜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而愈余亦曾見一人如

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為溫補藥所誤也千金方云輕者水

瘥良然良然古人豈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

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凡暑熱病渴喜冷飲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飲之皆能向愈不但

霍亂為然也今人雖明知其患熱而猶禁冷飲何也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閒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

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庸工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上下否塞故脈

伏而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

微中陰溼無轉筋多汗證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

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此於熱多欲飲水句而誤也此覺稍定向午猶渴囊縮乃暑熱入

時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此於厥陰故口渴

欲飲冷非傷寒也。而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為暑與傷寒藥。渴何能已。

麥冬滑石不足蔽辜。而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前方拘泥。俗說妄用。

五味酸溫。尤不宜用。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忽進此劑。殊屬可笑。

香薷升散。呃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即吐。桂朮五味香薷。宜乎如是。等藥見效矣。大便

稍不禁。為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伏熱得火灸已。有流行之勢。

繼以理中湯二三服。茫無頭緒。若江氏者可謂蔽於古而不。知今者也。氣液兩傷。豈可再服此湯。渴

猶甚。咽痛熱不解。時或昏沈。理中湯又見效矣。可。見囊縮不是虛寒也。乃以竹葉石

膏湯。焦頭爛額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為熱。止因泥古。遂致一誤。再誤。迨噦吐形脫之時。又不知。

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幾至潰散。幸而不用。附子故未著。尚能挽救。然亦危矣。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

氣散。

此治襲涼飲冷兼寒，溼而成霍亂之方。

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

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

尚不可

誤施於暑熱霍亂，故誤投附桂者，每見下咽即昏沈厥。

冷，渾身

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尚不克。

救，再遇

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

無從訴。

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為世告也。江診之。

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

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

暑熱為病，脈多。

虛微，澀弱，弦細，芤遲，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

無，皆邪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誤認為虛寒也。亦有脈因。

火煽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

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審也。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脊。

醫通謂之番痧，即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

飲火酒半杯。

此必疑其為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昏最多火證，何也？以不論貧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

則火。

生也。腹痛轉劇，旋增顛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

清解，必七竅流血而死。

與蘆根汁

解酒毒而清熱

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分血

熱

極嘔童子小便稍安

清營妙品

又濃煎蔥豉湯

宜解惡氣穢毒之聖藥

仍入童

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沈細

易治之證

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

我見

實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

逆脈轉沈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

辨證

中肯卽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易西洋參

是

加黃連滑石兩劑而

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

豈真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

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

與可恨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憐遷延旬日而

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噫。即使眞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時。若能轉計。猶可活也。

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涼藥和之。妙理未經人道。謝城

謝城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

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熱藥。猶可不死。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

未服燥熱藥
猶可不死

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

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入至此人七日不吐瀉不

入也。進提

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入至此。人七日不
水漿。脈亦入至。若非明眼。必以爲虛矣。

吐瀉不

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

徐進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

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

操縱有法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制劑有法一月後平復盛暑

槩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

制劑一月後平復。暑
有法。

元傷之治
此案可法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痞痛。脈至沈伏如無。痛

每如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瀉。上竅得

自通。但得吐與六和湯愈。瀉即可治矣。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藿樸。茱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

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沈部有力。兩目罩翳。舌

絳。唇紅。胸膈煩懣。口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

苦熱雖能開鬱止吐。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

兼溼邪。故僅變五色毒痢。若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

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藥不肯再服。余謂

餘邪未淨。畱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頻飲而愈。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滯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憤。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即以新汲

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

調服之。尤妙。吐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脈證

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卽以是案爲法。可也。其理中四

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耶。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閒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

事。暑邪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衝激。頭熱如火。邪熱上僭。足

息居重訂霍亂論 醫案篇 五

冷如冰。肺氣不降。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牙關緊急。熱入陽

不是中風。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

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虛證最要節飲食。諸病宜爾。無

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卽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

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疔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

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而成乾霍亂也。以對證

之劑引吐。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楊素園治其仲郎。王子夏患乾霍亂。身熱不渴。口燥無苔。六脈

俱伏。痛在胃脘。連及胸脇。勢甚洶涌。先與地漿一碗。勢少定。少

頃復作。因徑投大承氣湯一帖。其痛卽下行至臍間。又一帖。痛又下行。伏於少腹右角。按之則痛。不按則與平人無異。起病至此。已歷周時。思食甚急。乃以綠豆煮粥與之。食後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塊。隱隱作痛。遂重用當歸。枸杞。萸仁。佐以桃仁紅花。少加牛膝以導之。服一時許。腹中汨汨有聲。下紫黑血一塊。若五寸許。而少腹之痛塊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時臆見。然竟以獲痊。特錄出。質之半癡。不知以爲何如。按霍亂證。因於暑熱者多。故感受稍重。極易入營。古人刺以泄血。及內服益母湯藕汁童溺。皆所以治營分之邪也。楊公子舌燥無苔而不渴。痛又及脇。必平日偶有絡傷未覺。乃邪遂乘瑕而入也。承

氣之硝黃。竝是血藥。氣行則瘀降。故痛得漸下。迨塊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飢能食。益見氣分之病已蠲。而血分之邪尙匿。毋庸承氣之直攻。改從濡化而曲導。操縱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謂飲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於廣腸。自誇閱歷而知。古人竝未言及。蓋渠嘗治一人食麪角。雜投巴豆大黃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臨證。遺憾多矣。夫麪角由胃入腸。既至少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食麪而發。或兼當日之房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藥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香竄而痛始止也。至謂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更堪

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案楊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設非乃翁卓識。時醫必誤認食滯。特附錄魏語以廣其義。爲崇尙景岳者告。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沈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癰閉。而果得麝則敗。麝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外因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卽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湯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